

千秋

SENSHU

落落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长江文艺出版集团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千秋/落落著 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1.5
ISBN 978-7-5354-5060-9
I.①千… II.①落… III.①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①I247.7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51978号

千秋

落落 著

出品人:郭敬明	装帧设计:最世设计
选题策划:金丽红/黎波	设计师:hansey
项目统筹:阿亮/痕迹	内页设计:hansey
责任编辑:陈曦	美编助理:丁云/陈雪芬
助理编辑:王晓日/方钊	媒体运营:赵萌
特约编辑:kiya	责任印制:张志杰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027-87679310 传真:027-87679300

地址: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

邮编:430070

发行: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:010-58678881 传真:010-58677346

地址: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

邮编:100028

印刷: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:700×1000毫米 1/16

印张:18

版次:2011年5月第1版

印次:2011年5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180千字

定价:28.80元

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)

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,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,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千秋

落落
著



© ZUI 2011 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&长江文艺出版社

P 004	背日
P 032	永恒的爱和无尽天光
P 039	雪原
P 063	你好吗？
P 071	仙人掌投下花的影子
P 085	告白
P 094	换手
P 104	像
P 115	风眼
P 163	微热
P 184	流津
P 197	二人
P 228	距离以一颗观月的心
P 238	电话
P 247	液化
P 259	雅沫
P 267	宝庆里
P 281	后记

背日

过了几分钟，他重新蹬上自行车，继续一路往前向西，背日的方向。

—

周二的午休时间，我在教务主任的介绍下见到了曹前。他推门走进办公室，寻常的学生模样，晒得黑，头发有些毛乱，藏蓝色的长裤盖住鞋面。

教务主任对他说：“这位就是电视台的李编导，她负责这次的拍摄。”

我就着茶杯朝曹前点点头算是招呼，一边忙于吐掉嘴里的茶叶。

教务主任身子侧向他，用长辈的语气：“怎么样？家人都讨论过了吧。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可以对李编导提的。不必紧张，也别有什么思想负担。这又不是一件坏事。”

仿佛仍有拘谨，男生目光垂向地板不说话。

“那等放学我们先去你家实地看看吧，”我接过话头，“前期的提纲眼下还在准备，所以特别需要听听你们的要求。尤其是我想和你哥哥聊一聊——”

“但我哥他不太方便聊天……”他这时打断我。

“不是真的要‘聊天’，”教务主任插进来解释，“编导总得先见见你哥哥，毕竟这次拍摄的主角是他。”见男生动了动嘴巴却没做声，她淡淡地皱起眉头。

“听班主任介绍，弟弟成绩一般，不太上进，其他方面也没什么拔尖的。”等曹前离开之后，教务主任对我说。

我理解她的意思，“不要紧。如果我打个报告上去，说这次的主题是‘背负残疾兄长的愿望，弟弟发奋图强’这种故事，反而不会被批准啊。”

教务主任很快笑着，“确实，那样太老套了。”

我等在驾驶座里，没一会儿发现了放学人群中的曹前。像每个傍晚都会出现在马路上的学生一样，书包侧袋塞瓶饮料，习惯性驼点儿背，看见我之后才板直起来。而他流露出很明显的局促神情，在我招呼他上车时，虽然先碰到副驾驶一侧的门把手，最后却是打开后排的车门钻进来。

沿着高架从南往北开，下了桥以后仍有一段路，感觉车内的气氛过于紧绷了，我回头看一眼。

“平时怎么上学？坐地铁？看你家离学校也不算近啊。”

对于我突然的问话没准备，男生条件反射般“啊？”一声，接着才放低声音：“……我骑自行车，大概半个小时多点儿。”

“啊，那也挺长时间的吧。”

“嗯……”

“父母还在工作吗？”

“妈妈几年前申请了提前退休，爸爸还没有。他在厂里上班。”

我点点头：“听说你比你哥小八岁？现在读高二？高一？”

“读高一。”

“那家里的事——照顾你哥哥之类——都是妈妈在忙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很辛苦吧。”

“嗯。”始终一致的回答。

我抬起眼睛从后照镜里看了一眼。男生脸朝着窗外，入夜后路两旁打起间隔的灯光，跳过男生的眼睛落在鼻梁两侧。

月初接到的新企划，确定下期特辑为关爱残障人士的纪录片。当时我刚从外省追踪采访了几个月回到家，累得散架，但得到上司称赞说播出后的反响很好，他用虽然官腔可仍然颇具蛊惑力的口吻做结尾，“有前途啊，小李，好好加油！”同事也传来若有似无的风声，暗示似乎我若保持这副势头，年末时离晋升也不远了。

她们拿稍带酸意的口气搭话着，凑近我的电脑，“唷，这家人就是下期的拍摄对象？”

“嗯，是这位，”我伸出手指，“这边的哥哥。”

“是么——他怎么了？”

“唔，他是……”我翻开手边的资料夹，“小时得过小儿麻痹，落下了残疾。”

对方愣了愣，随后毫不避讳地笑着，“啊，就这样？听来还真普通呀。”

“确实是。”我点点头。

“哦，但有你出手的话肯定不同了。红人哦，完成后一定要让我们好好观摩学习一下哪。”

我笑笑，用鼠标关闭了图片窗口。

“到了。”曹前说。

车停在一片小区楼房前，时间颇为久远的老式小区，不过骤增的私家车还是把狭窄的过道占据得满满当当。

我跟着曹前走，直到他停在一户门牌前，“就是这里，我家在二楼。”

我仰起脖子，“唔，那儿啊。”

“小心这里有个铁钩。”曹前推开底层铁门，“之前我哥还被它磕破过……他这人原本走路就不怎么利索了。”

他先几步走上台阶，书包蹭着扶手栏杆，发出嚓啦嚓啦的声音，像藏着十几只蝉虫的翼，“但我哥心里很清楚的。他什么都知道。”

包括肌肉萎缩在内的后遗症，带给病患的多为身体机能上的损伤，一般不会对智商产生影响等等等等，这点儿我当然也明白。但实际接触曹前的哥哥，仍比想象更严重。几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，说话吃力且浑浊不明，必须依赖家人的翻译（回忆起曹前最初在办公室里的话，也不是没有道理）。而仅仅想象把这样的病患推到镜头前，他伸着已经畸形的双手努力要表达什么，连我也觉得那未免是过于凄惨和无人道的景象。

“唔……单从哥哥本身作为切入点的话确实很不合适的感觉……”后来遇见上司，他问起新专题的准备进度时，我回答说。

“那其他的，比如家人方面呢？”

我回想两位普通平凡的老人，脑海中又浮现曹前的样子。到家后男生一直待在厨房门口，我偶尔瞥去才注意那里还有只小猫。猫凑着食盘在吃饭，曹前蹲在一旁。而当时看见这一幕的我好像也顺便问了句：

“家里有养猫？”

“哦，是，是。”做父亲的赶紧站起来要把它抓来给我看似的，在我连忙表示不必要时他又坐到桌边，“养了两个月。曹前带回来的。猫也乖，就是坏了一条腿，但不招事，所以养就养着了，况且他哥也特喜欢。”一直抱着异常谦卑以至于悲伤感觉的老人，在访问过程里絮絮说着感谢的话和哭诉的话，所以关于“猫”的部分，也只是一笔带过般简短而已。

——回想起这一幕。

二

“听说是你抓来的？”我问曹前。

“嗯，它那时刚生下来没多久，小得一丁点儿，躲在轿车底下叫了几天。”

“有爱心啊。”我惯性地夸他，“小猫很娇嫩的。”

带着导演和摄影师上门做准备，一周后我第二次来到曹前的家。人又多，显得空间愈加小，我退到厨房。曹前也被母亲支使来泡茶，男生从吸油烟机上的厨门里找到茶叶罐头，一边若有所思地点头：

“开始只是顺道去看它。我总感觉它活不长似的，但又不敢带回家，怕我妈发火——”

这时出现的曹妈妈从后面敲男生的头，“你不要把我说得那么凶呀，养猫养狗本来就不是小事，你们这种小孩脑子一热又不考虑后果的。”男生不理，继续往下说：“那时我想买火腿肠喂它，但店里的老板娘又说那么小的猫吃不了这些。”

“哦是吗？没法消化？”

“也许吧……后来有天我路过那辆轿车旁，猫却突然跑了出来，跟着我的脚，一边叫一边绕着我转……那天刚刚下过雨，我猜它大概真的太冷了吧，就觉得干脆带回家算了。”

“我说吧，脑子一热，冲动的。”曹妈妈在一旁很肯定地说。

“是认识你了，对你有感情了啊。”我转向男生。

“这杯给您。”曹前将一个玻璃杯递过来。

“哥哥也喜欢它？”

“是啊，幸好哥哥也喜欢。你知道他不方便活动，但小猫又喜欢跳在他腿上睡觉。我想也好，算是个伴。”曹妈妈回答我。

“上个月我哥还让我们买超市里那种罐头里的猫粮给它吃，为这我妈还跟他生过气。”

曹妈妈从柜子里拿出猫粮罐头来给我看，一边说：“其实这些花里胡哨的有什么用，都是浪费钱。以前养猫，馒头青菜甚至油条，杂七杂八什么没有，不照样喂大了。”

而原先不知躲在何处的小猫闻到罐头的味道，很快出现在我们脚边，喵喵叫着，蹭人的裤腿。

我这时才稍微看清它的长相。寻常的小白猫，除了背上落着块黑斑。还小，也瘦，三角形的脸，显得耳朵分外大，一片粉红色。而醒目的是右前腿，大概是被什么压折过，在末端朝里拐，猫好像捧着个数字“7”。

“好在还能跑能跳的。”曹前一边对我说明，一边蹲下身擦干净它的眼角，念一句“脏鬼”。

猫回答般叫了声，声音还很纤细，浅得好像没擦干净的粉笔字。

“明天就正式开拍了，”我放下茶杯，“因为要持续跟拍两个月，接下来我就不

跟着了，之前留了手机号码给你们吧？反正有什么问题，直接打电话给我也行。”

“明天哦，”曹妈妈露着几分期待，又仿佛有些紧张，用手指扒着头上两枚铁丝发夹拔下来后重新夹回去，“不不，不会的不会有什么问题的……”

我翻着包找出几页文件，“这份提纲留给你们吧——之前在电话里确认过的拍摄大纲。”

老人接过来扫了个开头，曹前也凑上来，然后趁着母亲跟我说话的空隙，男生把提纲拿到手里悄悄地看着：

“……主角和猫一起生活的……”直到他小声地念出来。

我朝他看一眼，“嗯，这次要把你哥哥和小猫放到一起来拍摄，简单说，就是拍一个讲述他们俩怎么‘一起生活’的故事。以他们俩为主角。”

“是吗，和它一起？”曹前重复一遍。

“不用担心，”我微笑着，“观众看了一定会很感动。”

在上报时也顺利获得批准的主题，上司显得尤其满意。“特别是女性观众肯定最爱这类题材。动物与人，又都有残障的共通点，这样不会太突出悲惨的气氛，还能加倍煽动到观众的情绪，比简单拍摄一个人物要好多了，”他对周围说，“可以期待一下收视率吧。”然后转来拍我的肩，“这次也很不错哦。”

“没，”我连连摆着手，“其实还是您提醒的。要不是之前您说从他家人方面考虑看看……”

“呵呵，是吗？我说的啊？功劳又归我了哦？”上司扬着语调，听起来还是高兴的。

临走前，曹前父母将我们一行送到楼梯口，两位老人又显出激动的样子，用了几乎很大的力气，曹前母亲握住我的手，说话中涌现哭腔，“全靠你们帮忙了。哥哥他……已经好久没有地方接纳他工作了。街道里也说他的伤残程度太高，所以没

法安排。残联我们也一直在跑，对方虽然一直说再等等，但我们也不抱太大希望了，他那副样子，连我也想不到有什么是可以做的，但每个月三百八十多块救济金实在是太……他毕竟才二十刚出头啊……所以如果电视上播出后，能够有什么机会……我们也不多期望别的，但至少能找到份工作的话……总之全靠你们了。”

我退后一步，“其实电视台也不是万能的，很多事情我们只能尽力而已……”

那时身后传来曹前的声音，他搀扶着哥哥陪在后面，却用了仿佛兄长般的语气，提高音量，男生一字一句地问：“电视拍完，你就可以去‘上班’了。想去‘上班’吗？”

而猫乘着空隙，三两下跳上窗台，张望这一切。

三

“……我读小学的时候，我哥还没有从同校的初中部毕业。他有时候也会到班上来找我，或者我去他那里给他捎点儿东西。

“他腿脚不好，走起路来歪歪扭扭的。喊我的名字也喊不清楚。嗓门却又大得很。我妈说那是哥哥的发声器官也受到损坏，是他没法控制的。

“她那时总让我对哥哥要耐心一点儿，让我不要厌烦，不要讨厌他。”

“我妈曾经说，要不是哥哥的残障，她是没有可能生下我的。正因为前一个孩子有疾病，我妈才被允许生二胎。也就是说，我是因为哥哥的疾病才得以出生。把话说得很重。

“但我还是避免和我哥碰面的可能。有一次我妈让我捎饭盒给他，我也没有做，结果他就那样饿了一天。那天我妈气得发晕，拿衣架把我狠狠打了一顿。可当时我仍然觉得，宁可被打，也比和哥哥在学校见面来得强……那时就是这样想的。”

“所以我也说不清楚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之前的那些念头都没有了。生气或者厌恶的排斥的念头没有了。我开始得非常非常同情我哥哥。家里给他买了手机，但他就算从口袋里掏出来后按下接听键，都要花上很长时间。很多电话常常没等他来得及接听就挂断了。外面的人对他没有那份耐心。他们也不知情。

“……那个时候就觉得很难过……”

“如果我将来大学毕业，我想开个公司，先给我哥哥安排个职位。”

“他不是没有用的人。我哥他脑子还是很好。他心里其实对什么都很清楚。他心里很明白……”

我等在教学楼前，虽然是春天了，天空仍然清冷发白，太阳淡得更像是一个指印。大约过了十分钟，走廊出现曹前的身影，随后他加快步幅走到我面前，语气明快地向我问好，“李编导。”

“你好，没耽误你上课吧。”

“没没。”他递上手里的纸袋，“这就是您要的照片。我哥的一些，他抱着猫的不算太多，都在这里了。另外我妈让我跟您说，全家福原来家里拍过一次，但前年碰到发大水所以那张已经没法看了。所以您昨天打电话来之后，我妈就找人来重新拍了一张，只是现在还没冲洗出来，下次我再给您送去。”

“行。”我抽出两张简单看了看，又放回袋子里。

男生站在原地，没有打算走的样子，于是过了几秒他问我，“……听导演说，四月就要播出了。您看过了吗？”

“之前拍的那些有部分样带在台里，但我只看了一点儿。怎么了？”

“没，不是，也没什么……”听出一副好奇的口吻，“啊，昨天好像突然下了大雨，结果没有拍成。”

“嗯。我也听说了。”导演曾经打来电话诉苦。

“我回家后听我妈讲的。她担心地问我摄影机不会坏吧。但我想那应该都是高

级货不会有什么问题。不过我哥的鞋子倒是进了水，他袜子都湿透了，脚也被泡得白花花的。”曹前回想着，而他无意识被话题越牵越远的神态让我笑了起来。

“我看了采访你的那部分。你说的那些话。”

“啊？……”他飞快地抓抓头，还是有点儿害羞的样子，“我也不记得自己具体说了什么了……”

其实样带的内容在后期往往许多都会被剪辑掉。我打量着曹前。男生缓慢地动着脑袋一点儿一点儿也带动了肩膀，好像一棵落着风的新竹。

“说得挺好的，很真实。”

“那再见。”看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和曹前告别。

“嗯。再见。”他跟着走了两步才停下来，直到我走到路对面，背后再次传来声音。男生提了一点儿音量，不至于到“喊”，但仍是很明亮的声音说：“谢谢您。”仿佛气球升到上空，最后远远响起一声的爆裂。

“……直到今天还是有人会觉得我哥是‘怪物’。起初当然很生气。但后来渐渐地也觉得无所谓了。我接受了。哥哥的样子对于很多人来说，确实是怪物吧，以前他的班上写关于他的爱心救助报道，‘走起路来好像被折断的铅笔，一截一截的’，文章里也做了这样描写。

“但我们还是感谢的。

“没有办法管别人怎么想。我妈说，那些我们管不了，知道别人不是恶意的就行了。

“就默默地接受吧。是像‘怪物’一样的。

“但他是我的哥哥。

“就是这样……”

四

五月初,名为“结伴生活”的纪录片在夜间播出了。拿到收视率是三天后的事,但在当晚就接到不少要求重播的电话。电视台的网站里也冒出许多留言,一连翻了十几页。与预计较为一致的是,观众大都被人与动物之间的剧情所感动。从口吻中就能感觉是出自女性笔下的留言纷纷写道,“到最后我才发现自己在不停地流泪”“想起了在童年曾经陪伴我成长的小猫”“动物是人类最好的朋友”……

而随后上司在电话中告知我,在年末的国内评选中,电视台已经确定把这一集送去参加纪录片竞赛单元。

与以往相比,是顶峰级的好消息。

上司的语气欣喜,“等我回来后再开个会,讨论下续集的事宜吧。”

“续集?”我从椅子上坐直了身体。

“乘胜追击啊。”

即便未必成为全社会性的话题,但也在某个范围内获得远超预想的高度关注。同事整理出网络上的热议,又通知我有其他媒体想要采访,他们眼睛在房间里转一圈,“那些都是礼物啊?”

“嗯,寄到台里要我们转送的。”我翻开日程手册,“下午刚好要过去。”

播出完当天曹前母亲似乎给我打过电话,但没有接通,随后我收到了从曹前手机发来的短信。放眼望去屏幕上“谢”字很多。他毕恭毕敬地说着“我们全家都非常感激”“电视和想象中很不一样”“但我妈觉得很感动”“谢谢您还有导演和摄影师的帮助”“代表我哥哥非常感谢”。

一瞬间我回想起那天样带里男生的样子。因为时间久远,已经出现的距离感像隔着宽阔的灰蓝色的河。那段内容最终还是因为不适合主题,没能得以保留。所以那是在我的记忆中。曹前说“其实我哥哥心里是很清楚的”,他坐在厨房的凳子上,还穿着学校里的体育服,说完一句停下来,含着嘴唇,然后镜头外传来小猫渐近的

叫声。

听完我带去的消息后曹前父母都激动不已。做父亲的带翻了自己的茶，溅在裤子上，尽管如此，脸上的笑意仍然退不去。倒是刚刚放学的曹前顺手递来抹布，有两个多月没见，整个人像是高了一些，但再看就觉得是瘦了的关系。听到谈话内容，男生很快地靠近母亲站着，等到空隙他插进来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哥哥的事，说是反响很好，所以要再拍一集。”曹妈妈笑着一边替他整理衣摆，下一句是对我说的，“麻烦了还帮我们捎来这些礼物。其实这两天收到不少了。”她又匆匆忙忙起身走去阳台，回来时抱了七七八八好几件，一样样摆在旁边的桌子上，“还有两个但不知道放哪去了……啊，这些都是居委会那转交来的，都不知道那些好心人怎么打听到的地址。”

我扫一眼桌子：“猫罐头，哈。”

“还有这个，这个是什么啊？太新式了我也看不懂。”

曹前拿过来看着背面的说明，“是给猫的爬架。”

“照这样说，拿来的东西里有袋特别重，没准是猫粮啊。”我笑着，“小东西呢？”

“你快去找找。”做妈妈的催着男生。

“哥哥今天正好出门了，要作个体检报告，所以他上残联去了。”

“哦，有消息吗？”

“是呀是呀，前些天打来电话说有个社区中心想招聘一名残疾人做图书管理员，他就被推荐上去了。真是想不到这么快。我和他爸说电视的力量真是大啊。”曹妈妈搓了搓手，“马上也快到二十五岁生日。怎么了呢，像突然转了运一样。……哟，找到啦。”

这时传来的猫叫声让我也转过头去。曹前一边回着“在阳台上呢”，手里捧着团白毛球一边走来。

猫明显见胖了点儿，毛尖亮亮的，甚至原先瘦弱的残肢也圆乎了不少。